

编者的话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在看完山西省话剧院的最新力作《立春》之后这样说道：山西省话剧院《立春》之后没有停步，又推出一部《立春》。山西经济或许不靠前，但戏剧靠前。《立春》讲的是晋商的诚信、变革，《立春》给我们以希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守与执着。《立春》为山西赢得了众多荣誉，《立春》已经张开它的翅膀，如同这个名字，充满了希望。一出根据新闻人物真实故事改编的戏剧，一出诚实的现实主义戏剧，带着诗情画意，带着理想志气，来到北京，去往各地，最后它将走向何处？不妨听听行家的观感，看看专家的文章。这会使得我们在夏日已经迫近的当口，分外想念《立春》的温润，也愿《立春》长久芬芳。

眼下，山西省话剧院院长梁军正率领《立春》走南闯北，承继传统，开拓进取，寻觅知音；山西演艺集团董事长贾新田和他的同事们正密切关注《立春》的走向、态势，他们希望，在山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新的文化格局的摇篮中，在《立春》的功劳簿上，《立春》能走得更高更远，走到观众的心中，再次成为山西舞台艺术领域一朵傲世的花朵。

我们看好《立春》

——专家如是说

郑振环(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著名编剧)：

这部戏的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十分精致，已经是比较完美的作品。这部戏的成功就在于几个人物的塑造，写戏就是写人：一个老太太、两对小两口、傻弟弟、老村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各的色彩、命运。另外，我产生了一种联想，给我一种对山西人民的解读：坚韧、朴实、热情。以前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我说只有山西省的才是全中国的。

剧中老太太的形象能代表山西人民的历史，这个老太太“很给力”，演员表演很到位，没想到山西省话剧院有这么雄厚的实力。

李春喜(著名评论家)：

《立春》让人震撼，戏开演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舞台就很惊讶。吊杆上的树给人一种层层叠叠的对森林的艺术想象，特别是当转台、升降台、吊杆上的树同时运作，装置的运动造成空间上变化的时候，我感到了冲击力。音乐很不错，几段撕心裂肺、山野间呼号式的歌唱，非常有感染力。

我们对这个戏有一种期望，《立春》应当能和《立秋》并肩而立在三晋戏剧舞台乃至中国的舞台上，期待出现“话剧双壁”。

李法曾(著名演员)：

山西省话剧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体，有着悠久的历史。话剧《立春》全国巡演9年，这是很不多见的。观众就盼着《立春》之后能有新戏。我很喜欢《立春》，戏也打动了周围的年轻观众。我对这个戏的评价就是：干净利落，人物性格突出，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在尖锐的矛盾中引发了人人生思考。

李龙吟(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一出来自山西、讲农民种树的戏让剧场鸦雀无声，这是很不容易的，说明这个戏很好看。我们说：“戏好看靠导演；戏留下靠编剧；戏卖靠演员。”我觉得《立春》秉持导演查明哲的艺术美学，舞台呈现充分展现出视觉美，具备一种震撼力。

刘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个戏我看了两遍，这次更有看头儿。这个题材非常难写，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剧院的领导都下了功夫，非常不容易。它不是表现好人好事的宣传品，而是一部艺术品，一种用艺术手段形象地诠释了愚公移山的故事，真实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两种价值观念的矛盾，展现的是像小玉、奶奶这些草根的力量。我曾经比较过，《立春》写诚信，以凄凉结尾；《立春》写人的积极奋斗，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意志。

马也(著名文艺评论家)：

看完《立春》我很感动。导演查明哲的厉害就在于：一、尖端、尖锐的艺术发现，完整、完美的舞台形式反映。这部戏能把一部涉及种树治沙、环保的“准行业戏”写成一部有关人、人性、精神高度的戏，这是相当难的。二、把基本上是真人真事的戏弄成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很了不起。三、这部戏几乎带命题作文意味，如何艺术化？《立春》为这类命题创作提供了参考。

《立春》的意义应该在《立秋》之上。这部戏写什么？人的最高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对此，戏中铁蛋和石蛋的选择做出了比较好的回答。查明哲的导演感言“森林，一棵棵纯朴的树；江河，一滴滴柔和的水；希望，一年年扶着的春；永恒，一位位奉献的人”抓住了核心的东西，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和人生的永恒价值。我想这部戏的核心就是人，不是一般的人性而是人的坚守。总之，我认为《立春》基础极好，前景极为广阔。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

《立春》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让人知道这是山西省话剧院的一个大动作，让人联系到山西省话剧院的品牌《立秋》。这是一出现代戏，现代感主要来自它的形式感、场面的流转、景物的变换，包括人物、动作的设计、人物的造型、灯光的设计，特别是音乐的设计，几段歌曲的穿插，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廖向红(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能体现正能量的戏了，这是一部能感染观众、让人不断思索与回味的戏。我以为《立春》的剧本和剧情是特别契合的，种树、绿色、希望、未来、人生，这在当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识。全剧结构完整，主题质朴沉重，作品赋予愚公移山这一古老寓言以现代寓言的新意。导演在戏中非常精准地体现了他个人对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解，揭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非常开放的心态运用表现的手法、象征的手法，创作出具有自己鲜明风格的舞台样式——厚重、强烈、鲜明、张扬。

相信《立春》会成为一个优秀作品。希望山西省话剧院把《立春》打造成一部与《立秋》一样的能

留下来的作品。

徐晓钟(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著名戏剧导演)：

《立春》这部戏歌赞黄沙泣的人们保护青山绿水、保护生态环境，这就是保卫我们的明天，事实上演出也印证了科学发展观。据说该戏的创作开始于3年前，说明山西省话剧院的领导和主创团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理论学习，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如果说，《立秋》通过对晋商气节的歌赞赞美了我们民族气节，那么，《立春》则通过人们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的赤诚，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心灵美。

欧阳逸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著名编剧)：

我认为《立春》是“中国梦”在山西独特、精彩的诠释。

《立春》既很现实又很传奇，既是山西的又是中国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愚公移山。

《立春》是一部将戏剧性和纪实性结合得很好的戏，表现出查明哲一贯的导演风格，具有非常强烈、独特的舞台形象，有着很深刻的蕴含和强烈的启示性。比如《立春》中的红盖头，反复出现4次，一个完好的红盖头，一个破损的红盖头，一个盖在小树苗上的红盖头，还有一个30年后理想实现的红盖头，其本身就对整个戏的结构与发展线索描绘出来了。

黄维钧(著名评论家)：

《立春》打破了这一类戏的旧有模式，通过治沙英雄写人物，而且超越了原型人物的精神。我见过这个戏的人物原型，很朴实。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是《立春》所坚守的。戏中人物小玉和铁蛋的内心深处有着对青山绿水的梦想，二人之间不讲功利的爱情有着无限强大的力量。该戏摆脱了写英雄人物的模式，他们为梦想奋斗、坚守使得他们的人生具有高尚的价值。这个戏写的是人，不是写种树的具体行动，这个非常重要，揭示的是人的精神、情感。

赵忱(《中国文艺报》副总编辑)：

看戏时我在两处落了泪，都与女主角小玉有关，我觉得故事讲得好。不管世事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还是要通过戏剧做这样的努力，使得人心向好的方向发展。

山西需要这样一出戏。近年来，关于山西，人们想到的最多的是小煤窑，是污染，《立春》讲的却是最接地气的种树。《立春》告诉全国的观众，山西有这样一群人，中国需要这样一出戏。我特别喜欢剧中塑造的人物群像，特别鲜明，甚至连傻子弟弟、花花也很让我感动。简单说，这个戏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查明哲，非常山西，非常中国，非常戏剧。

冯俐(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剧作家)：

看这个戏不是很轻松的，感受很复杂，《立春》中的农民在恶劣环境下种树过日子，这种活法和精神特别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没有轰轰烈烈却又坚韧不拔。这种活法在近期很多年里会被人看成是保守的，但是这种精神朴实、简单，实际上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立春》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实中的真实、平实中的精神，对戏剧原则的坚持特别可贵。另外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关于家园的问题，“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无论走多远，家园都是安放心灵的地方。《立春》的名字特别好，就是复苏——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春天，而是复苏。

吕育忠(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处长)：

《立春》是继《立秋》之后的又一作品，我喜欢《立春》真实的生存状态，题材贯穿全剧的坚守、奋进给人以力量，高度堪比《立秋》，甚至更好。编剧李宝群对细节的描述很有功夫，两个人的情感从3年、3年到30年，描写得非常振奋人心。

王勇(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副处长)：

导演查明哲选择排《立春》，不管是在《立秋》延续的感情，还是题材符合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说明他在此之前就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和前瞻性。关于《立春》，红盖头与血书，3年、30年、3000年意象象征永恒，还有“愚公”寓言式的意味，都非常好。

姜志涛(《中国戏剧》原主编)：

这部戏首先是舞美特别有新鲜感、冲击力，先是满天大树，然后是荒凉的氛围营造，几个幕间的剪辑、色彩的变化，太漂亮了。一部戏刚起步就让人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太不容易了。这个戏承载了编剧李宝群一贯的风格，昂扬向上，真实反映生活，让我看到了贫困地区人民在灾难面前的淡定、坚守，对人生价值意义的坚守。

虞续华(《中国戏剧》主编)：

这个戏看起来是在种树，实际上是在种一种精神，对所谓“吃了祖宗饭，砸了子孙碗”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好的反思。《立春》这部戏会启示人们多做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多做建设性的事情。



山西《立春》中国启示

——山西省话剧院现实主义戏剧《立春》赏析

吴戈

在文化泛娱乐化的今天，在欣赏与思考之间要挂起钩来的愿望常常是一种奢侈。但是，坦白地说，话剧《立春》是一出让人欣赏过后还会反复琢磨、一再思考的戏剧作品。

从晋商的诚信到愚公的坚韧

2004年，山西省话剧院排演《立秋》，表现晋商虽败犹荣的历史，凸显的是晋商自始至终所本所依的那种不变的诚信。剧目以此展示主创人员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与判断，展示创作者对日渐富裕起来的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诚信日益缺失的忧虑，呼唤做人做事的根本大义。

8年之后，2012年，山西省话剧院变成了山西演艺集团直属的5个单位之一，《立春》是他们酝酿多时、蓄势待发推出的一出四幕话剧。主创阵容很强，编剧、导演、舞美、灯光、服装、化妆等方面云集了该领域的资深人士。

剧目讲述的是山西乡里民间的一桩感人事件：一群草民，艰难植树绿化家乡。通过持续努力，终让家乡从风沙迷漫、遮天蔽日的“骆驼风”肆虐的穷山沟、荒堰口变为黄土高原上让人幻入江南风光的休闲胜地、安居之所。剧目的精彩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艺术化地处理了生活当中的先进人物及其带动下群众绿化荒山的新闻事件，而在于主创人员将对这个新闻事件的思考上升成为对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生活信念的肯定。

《立春》里倡导的生活信念，是诚信；《立春》里崇尚的生活信念，是坚韧。《立春》与《立春》，都是山西省话剧院的所谓“晋字牌”剧目，都是关于生活信念问题的深入思考，承载了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重量，体现了山西人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从新闻人物到艺术形象

看《立春》之前，人们难免心有疑虑：一个新闻人物，一个宣传事件，要变成一个时长两小时左右的话剧演出，能吸引人吗？《立春》成功地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典型的新闻事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云南开远姑娘小玉随复员军人丈夫回到山西右玉县杨干河乡南崔家窑村，在经历了创业生活的几次波折之后，选定项目，绿化荒山，带头致富，惠及乡里，成为典型，被选为全国劳模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事迹感人，事件典型。但是，从2001年以来，无论走多远，家园都是安放心灵的地方。《立春》的名字特别好，就是复苏——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春天，而是复苏。

令人欣慰的是，艺术家们是将《立春》作为艺术品来打造，而不是作为宣传品来包装的。看多了“定向戏”“宣传品”，观众就有了心有余悸的天然警觉。但请别忘了，《立春》拥有的的是一个怎样的创造群体——他们是一群打造出优秀作品《矸子山的男人女人》、《万世根本》、《黑石沟的日子》的人……这些作品一再证明：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是生活本身；一切“有

倾向”的文艺演出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艺术。

导演查明哲曾经说：《立春》不仅仅在于宣传模范人物，更在于写人物对真、善、美的追求，也在于表现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

《立春》的艺术价值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形象感人。《立春》塑造了钟情于爱人、忠贞于理想的女主角小玉，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城市姑娘变为一个卓绝坚毅，凡事能稳得起、镇得住的山乡村妇。她是一个不断变化、逐渐丰满的形象，尤其是缘情而起、为爱而留、因信念而坚守的性格发展逻辑，由情人理，生动感人。该剧塑造了铁蛋这样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一个因贫困而自尊心受挫、因创业艰难而感受尊严受到巨大挑战的男人形象，在生活磨难中渐失锐气、尴尬万分，但终于在痛苦中成熟的男人。还有刚毅坚定、善良宽厚的奶奶、“欢喜冤家”花花和石蛋……这些形象，负载了晋西北山区生动的草民情怀。

二是故事传奇。《立春》把一个女子从云之南到山之西带领乡亲种树的传奇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小玉从云南来到山西右玉，为的是爱的梦想。乡亲们迎亲迎出10里地，结果，正巧碰上“骆驼风”吹散了迎亲队伍，吹跑了新娘的红纱巾盖头。小玉好不容易回到丈夫铁蛋家，才发现她是被爱情诬入梦境——铁蛋关于家乡的诗意畅想和浪漫描绘的梦境。她心酸梦碎，本能地要离开。在丈夫的苦苦劝说甚至哀求中，她决定小住3天冷静一下，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在铁蛋撕心裂肺的挽留与铁蛋奶奶、乡亲们的善良与乡情作用下，心软的小玉勉强答应了丈夫的血书之约——留下3年。3年之期就在这她勉强的氛围下、疙疙瘩瘩的情感中磕磕绊绊地开始了。3年之后，已经为人母并全心全意协助丈夫承包荒山、科学植树成为中坚的小玉，选择了留下来。表面上是小树苗成活让他们改造荒山的努力有了生机，实际上是至亲至爱的情感已经无法割舍。于是，她也咬破手指，将3年的血书契约改成30年。这一改，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终身厮守！

三是结构精彩。舞台叙事的主线设置是戏剧人物小玉与铁蛋在命运发展中的“行动逆转”与“位置互换”。剧情是一个“梦的编织”与“梦的实现”的结构：剧情开始，小玉被诱入爱情梦境，看到的是惨愁的现实，编梦的铁蛋是主动者，撞入梦境的小玉是被动者；而后来，小玉主动改写人生约定，变3年为30年、变成铁蛋的“梦的实现者”……另外，戏剧行动线索的安排也很巧妙，舞台故事叙述十分精彩，副线设置的戏剧人物花花与石蛋，一对吵吵闹闹的冤家，为剧情、场面和细节增色不少。

四是舞台演出具有鲜明的形式感，场面细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查明哲是一个特别善于追问人物内心、铺张戏剧场面、伸长情感过程的导演。《立春》一开场，表现的是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在长途奔波奔波之后，终于从云南来到山西右玉县黄土高原上铁蛋家乡的情景。查明哲足足将这段戏铺展了有十几分

钟，让舞台一开始弥漫着男女主角的兴奋感和新鲜感，调动起观众的欣赏情绪；然后是两人世界营造出来的甜蜜感与抒情性，像是一次情绪变奏；接下来是乡亲们迎亲队伍的热烈感人，情感小溪汇入咆哮的湍流，抒情的协奏变为雄浑的交响；最后，就是浓郁明艳的乡情小调、民俗小景的展示，恰到好处、毫不牵强地将晋西北文化通过迎亲仪式展示渲染一番……形象朴素生动，内容意味深长，生活思考与现实判断被具象化了，可以意会的内容在戏剧演出中变成了具有强烈形式感的事件场面。

五是表演质朴生动。《立春》以中青年演员为主要阵容，表演真挚率性、热情饱满。舞台叙述的流畅、呈现形式的精彩，没有演员的出色表演，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从小人物事迹到全民族寓言

《立春》最动人的是它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分量：“右玉精神”就是“愚公精神”。

这是《立春》剧组的创造，这是戏剧艺术家们通过艺术概括和形象提炼想要传递给观众的重要意义。

编剧李宝群曾经说：“右玉精神”有根。但是，“根”在哪里？是什么？这成为导演查明哲带领下的《立春》剧组如琢如磨、步步深入的内容。

“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这些是体现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神话谱系。提炼民族精神，概括价值体系，这是埋藏在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深处一个神圣的价值源头。

可惜，我们这个富裕起来的民族，对自己的价值本源与精神家园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坚持理想、坚韧不拔的愚公形象为流行文化价值所嘲笑，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智叟形象成为流行文化“成功学”底蘊。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在《立春》的草民生存选择中提出愚公的选择与智叟的追求这对命题，几乎就是对全社会提出的一个挑战性追问。

如果说，查明哲的舞台创造常常追求一种残酷的规定情境去拷问戏剧主人公灵魂的话，那么，在《立春》里，查明哲和他的创作团队借戏剧女主角小玉生活抉择的规定情境和文化寓言追问的是：社会选择什么价值？人生选择什么追求？尤其剧中铁蛋奶奶，她的质朴与坚韧反映出的正是一介草民身上昂扬向上的“愚公精神”。直到她死——拄着拐杖屹立在舞台中央，大写了人字，刻画了当代愚公形象。

《立春》从小人物的事迹，挖掘出中华民族的信念，让愚公与智叟这古老的寓言故事成为一个有现实社会价值考量意义的当下命题，催逼拷问着每一个观众的良知。

小事件，大主题；新闻事件演化为艺术性，艺术性营造出寓言感，是《立春》的核心和看点。《立秋》结尾时，孩子对长辈的追问：立秋后的节气是什么？长辈几分犹豫但充满希望地说：立春……我们对《立春》通过剧情种植在观众心田的价值选择，也充满了立春的期盼。



三幕二场：铁蛋负气欲出走



一幕一场：迎春，揭开盖头见黄沙